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_臣李紱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_臣張培

謄錄監生_臣阮鍾璟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四

雍正三年七月

上諭二十道

初一日奉

上諭年羹堯從前題奏西藏青海等處軍功議敘文武官員多冒濫不實朕所深知今特施寬大之恩凡有軍功議敘文武官員若係年羹堯任內冒濫題奏者無論已

陞未陞已授未授俱准速行據實自首其官職卑微不能自達者俱交該督撫提鎮齎送此皆出自年羹堯悖逆擅作威福之舉與伊等無干朕皆從寬宥釋若仍隱匿遲延不肯首明者一經發覺定行拏問嚴加治罪再此等無軍功者既可以効力議敘題補則實在効力有軍功者亦必有挾私抑遏不行議敘如楊俊傑之類者俱著將所以挾私之故詳細呈首

初三日奉

上諭前須洲條奏請裁挑淺人夫朕以須洲身為河道親自經歷之事必有真知確見故曾降旨以須洲所奏似屬有理交與齊蘇勒陳世倌議奏今齊蘇勒等奏稱若將淺夫僱夫二項悉行裁減倘遇有急工必致遲悞應仍照舊例遵行等語如此則裁減淺夫僱夫之說斷不可行須洲身歷河工非風聞言事者可比何得妄行陳奏且在任時不行奏請今離任後不計事之利弊惟欲沽虛名而妄奏甚屬不合著傳問須洲若伊仍執已見

則授伊為濟兗道即令照其所請辦理將來若有遲悞
定置之重典

又山東巡撫陳世倌議奏運河裁減淺夫奉

上諭陳世倌係封疆大吏諸凡理應斟酌妥當秉公行事
幫貼僱夫之項如應裁去即宜以裁去議奏如不便裁
去即應將未便之處具奏乃欲裁減一半作此瞻徇兩
可之議至裁減一半之後倘有不敷應動用何項錢糧
僱夫之處又未議及陳世倌每事如此含糊朕殊不解

著陳世倌明白回奏

初四日奉

上諭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朕自臨御以來凡大小文武官員俱親加看驗考試補用至降革罰俸等項處分必再三詳審務使情罪允當不令稍有屈抑今吏兵二部銓選處分則例刊刻遵行已久其中不無前後互異之處又現行則例有未經校刻者部內抄白存查遇事引用外官無由得知姦胥猾吏因而高下其手亦未

可定今律例館纂修律例將竣著吏兵二部會同將銓
選處分則例并抄白例逐一細查詳議應刪者刪應留
者留務期簡明確切可以永遠遵守仍逐卷繕寫并原
書進呈朕親加酌量刊刻頒行再書肆有刻賣六部則
例等書行文五城並各直省督撫嚴行禁止如敢故違
必重治其罪

又

諭倉場侍郎等今年雨多水漲糧船不無遲滯須要速於

起卸方可不悞回空朕賞給口袋二萬條以助爾等轉運不必動正項錢糧亦不必入奏銷冊所用布疋爾等即向戶部咨取縫紉工值於內庫咨取

初八日奉

上諭支放八旗兵丁米石原有定限現今雨水稍多恐車輛難行著展限一月嗣後支放兵丁米石如遇雨水多時即令展限一月將此永著為例傳知八旗及倉場衙門

初九日衍聖公孔傳鐸奏懇

頒賜

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奉

上諭覽卿奏請頒發

聖諭廣訓朋黨論二書我

聖祖仁皇帝教育羣生

御製上諭十六條期以厚民風而端習俗朕仰承

先志推行發明著為廣訓使愚氓易曉日用可遵凡茲作述

之間悉本

先師孔子之道以為是訓是行之本並無一語新奇出乎聖教之外也卿為

至聖後裔果能祇遵祖訓身體力行則脩身齊家之道化民善俗之模莫大乎是且植黨為

聖人所深戒向來孔氏子孫從無趨附匪黨之事所請二書不必頒發卿其篤好學力行知恥之旨能光家乘即廣國華勉之慎之

十一日奉

上諭舊歲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稱畿輔地方每有蝗蝻之害土人虔禱於劉猛將軍之廟則蝗不為災朕念切痼瘼凡事之有益於民生者皆欲推廣行之且禦災捍患之神載在祀典即大田之詩亦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是蝗蝻之害古人亦未嘗不藉神力以為之驅除也曾以此密諭數省督撫留意以為備蝗之一端今兩江總督查弼納奏稱江南

地方有為劉猛將軍立廟之處則無蝗蝻之害其未曾
立廟之處則不能無蝗此乃查弼納偏狹之見譏諷朕
惑於鬼神專恃祈禱以為消弭災祲之方也其他督撫
亦多有設法祈雨祈晴之奏者夫天人之理感應不爽
凡水旱蝗蝻之災或朝廷有失政則

天示此以警之或一方之大吏不能公正宣猷或郡縣守令
不能循良敷化又或一郡一邑之中風俗澆漓人心險
偽以致陰陽沴戾災祲荐臻所謂人事失於下則天道

變於上也故朕一聞各直省雨暘愆期必深自脩省思
改闕失朝夕乾惕必誠必敬冀以挽回

天意爾等封疆大吏暨司牧之官以及居民人等亦當恐懼
脩省交相誠勉改愆悔過崇實去偽夫人事既盡自然
感召

天和災祲可消豐穰可致此桑林之禱所以捷於影響也蓋
惟以恐懼脩省誠敬感格為本至於祈禱鬼神不過借
以達誠心耳若專恃祈禱以為消弭災祲之方而置恐

懼脩省誠敬格於不事是未免濬流而舍其源執末而遺其本矣亦安有濟乎況

上天好生栽培傾覆原因物之自召而愚民無知每遇水旱不知返躬省咎更爾多生怨憾罪愆重增此乖戾之氣上干

天和以致頻遭降罰荒歉連年多由於此也朕實有見於天人感應之至理而斷不惑於鬼神巫禱之俗習故不惜反覆明晰言之內外臣工黎庶其共體朕意

又

諭兵部河南總兵官佟世鱗原係叅領朕因念其祖父特擢為總兵官乃伊自到任以來並不實心報効惟事鑽營即如松阿顏違禁私販馬匹伊即遵照以重價派散各營兵丁松阿顏無勢無權一稚子耳其囑託之事佟世鱗尚趨承恐後若此至於隆科多暗中委囑之事其竭蹶奉行又不待言矣有玷官箴甚屬溺職著將佟世

鱗革職

十二日奉

上諭年羹堯自任川陝總督以來擅作威福網利營私顛倒是非引用匪類異己者屏斥趨附者薦拔又借用兵之名虛冒軍功援植邪黨以朝廷之名器徇一己之私情目今事事敗露不可悉數其所用匪類如陝西官員內則有延安府知府李繼泰寧夏同知趙健河州知州許啓盛三原縣知縣劉子正南鄭縣知縣嚴世傑四川官員內則有川東道金德蔚永寧道周元勳保寧府知

府王國正重慶府同知楊文斌建昌衛通判崔鴻圖
州知州張純巴縣知縣周仁舉遊擊年悅此等官員平
日侵蝕軍需剝削民膏諂媚上司苛剋地方實為兩省
之害著即行文該省調取伊等來京引見定奪又如年
羹堯數年來叅革及降調之文武官員甚多其中自有
冤抑著吏兵二部將叅革及降調之原委一一查明繕
摺具奏候朕親覽酌其情節降旨調來引見使年羹堯
不得肆其蒙蔽而伊等不致受其誣陷且以為罔上行

私無知之大吏戒並為鑽營黨附無恥之屬員懲再如
川陝兩省副將以下千總以上等武官經年羹堯冒濫
題補者俱著岳鍾琪詳查擇其尤劣者叅奏 又奉

上諭年羹堯在川陝總督任內徇私受賄所用官員多係
阿附迎合之小人經朕聞知者已降旨調回其餘官員
著岳鍾琪查明甄別叅奏朕降旨調回之缺及岳鍾琪
叅奏之缺俱將朕命往人員令岳鍾琪酌量題補川陝
吏治大壞務須加意整理將年羹堯流弊惡習盡行剔

除始於地方有益此次命往人員不過就其人材與所
條奏而用者皆非朕深知灼見之人如補用之後實心
任事潔已奉公則已若有敗檢溺職貽誤地方者岳鍾
琪即指名題叅定行嚴加治罪

十四日奉

上諭據禮部奏八月二十三日

皇妣孝恭仁皇后服制期滿請照

皇考聖祖仁皇帝釋服之禮祫祭

太廟頒諭中外等語朕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追念罔極深恩莫由仰報三年以來祇於宮禁之中齋居素服默盡思慕哀戚之忱非敢自謂遵循古禮更不欲宣播於衆也父母之喪人子之心則一而帝后之禮國家之制則殊今八月二十三日屆

皇妣孝恭仁皇后釋服之期著擇日於

奉先殿祭告自行家禮至於頒諭中外可不必行餘依議

十五日奉

上諭凡官員離任每有地方士民保留如果該員在任實有政績惠澤在人愛戴出於至誠理應赴上司具呈陳請即或清正廉幹之官冤抑被劾百姓為之抱屈者亦可赴闕申理乃邇來積習無論官員賢否及離任之有無冤抑概借保留為名竟不呈明上司輒鳴鑼聚眾擅行罷市顯然挾制其中買囑招搖種種弊端皆於地方生事如果保留盡係真情何以陞任官員不聞有人愛

戴者耶此乃刁風惡習例所嚴禁斷不可縱容使長朕聞年羹堯自西安起身之時私囑咸寧縣知縣朱炯用賂徧行買人保留因年羹堯悖逆貪虐罪惡滿盈去時人人稱快竟無一人肯應者然後出城赴任倘有無知之人受賄保留豈不又於地方生事耶朕又聞年羹堯所過州縣或有闔城多人出迎者或有一人不出舉手加額稱慶甚且唾啐者夫百姓若果愛戴自必通省皆然斷無此迎彼唾之理可見凡保留官員者多非出於

真情皆買囑逼迫而然也嗣後官員離任士民有擅行鳴鑼聚衆罷市者除將刁惡之人分別首從從重治罪外其被保之員即係好官然既買囑百姓亦必嚴加治罪以儆刁風

十六日奉

上諭朕前者曾有旨與年羹堯諭及隆科多於各處轉運藏埋銀物昏憤之極可愧可笑即戒年羹堯不可亦作如此醜態為天下人所笑年羹堯奏稱隆科多上不信

聖主之推誠下不守人臣之大義更不通前徹後思想保全之樂境乃反慮及抄沒如此行徑顛倒錯亂殊堪駭異又自稱臣賦性麤愚惟知感激天恩斷不敢作如此舉動有負皇上用人之明等語但隆科多藏運財物不過在各親友家及西山寺廟中耳今年羹堯不特在京城埋藏且於天下各省內運寄不審曾通前徹後思想否真感激朕恩否不負朕用人之明否可駭異否顛倒錯亂否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又趙弘燁首告伊姪趙之垣侵吞家產趙之垣具呈
陳辨并首告年羹堯將清理伊叔趙弘燮虧空銀四
十萬兩侵欺入已李維鈞朋比為姦愚弄趙之垣各
情由都察院據呈具奏奉

上諭康熙六十一年冬朕即位後趙之垣李維鈞同來陛
見朕於自鳴鐘直房守孝之處召見二人含淚謂趙之
垣曰

皇考念爾祖舊日功勲加恩後人故爾父爾叔皆任以節鉞

爾叔在直隸聲名甚屬平常且未完公項纍纍

皇考特欲保全功臣之後恐爾叔身後諸事敗露故

命爾署理直隸巡撫印務以完爾叔未了案件乃爾蒞任以來未能改易前轍朕仰體

皇考優待功臣後裔之意諄切訓誡爾當竭誠黽勉以蓋前愆又諭李維鈞曰爾係趙弘燮屬官在直隸居官年久諸事熟練爾於趙之垣不可拘上司屬官之分當如骨肉相待諸事竭力規正使彼不至隕越以上成

皇考保全功臣之意並副朕仰體

皇考保全功臣之心比時李維鈞回奏云臣惟有盡心竭力以幫助趙之垣於是二人皆痛哭叩首而出次年二月年羹堯進京面奏曰趙之垣庸劣紈袴不可以膺巡撫重任朕謂之曰趙之垣為人朕亦素知但伊之署理巡撫乃

皇考保全功臣後裔之盛心去冬伊等來京朕已諄切訓誡之矣年羹堯見朕意不為搖動一月之後復奏云趙之

垣斷不可令為巡撫矣伊從前居官不過庸劣今自皇上訓誡之後不惟不凜遵明旨反大肆貪婪以進上為名向各屬私派銀三十萬兩並勒索從前未收之規禮朕聞之以為寧有是理此言未可深信乃越七八日趙之垣果具摺進銀三十萬兩朕心甚怒以年羹堯之言為實因將趙之垣解退今年羹堯帶往陝西以清趙宏燮之事及至去年冬年羹堯又將趙之垣帶至京師再四懇求引見力保其可用種種顛倒殊不可解今年趙

弘煒首告朕即知必有緣故今覽都察院所奏趙之垣
控訴原委年羹堯欺罔姦詐設局誘陷情弊顯然著將
此摺抄錄發與年羹堯李維鈞令其明白回奏

十七日奉

上諭朕因銀庫官員謹慎自持遵法効力曾交吏部議敘
以示獎勵吏部理應分別酌量議奏乃草率議覆將官
員筆帖式以及庫使等俱議以應陞之缺即用使闔庫
之官俱陞則銀庫安得如許熟練賢員乎吏部既如此

議奏即依議行將伊等員缺交與吏部揀選題補倘補授之員不如前任之人日後劣蹟偶彰定將吏部一併從重治罪

十八日內閣等衙門叅奏年羹堯欺罔悖亂請加誅戮以彰國法奉

上諭覽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叅劾年羹堯奏章已悉年羹堯為川陝總督貪婪放縱網利營私本應即加處分因伊青海之功朕意欲委曲保全故罷其總督之任授為

杭州將軍令其効力以贖前愆乃今事事敗露不料其欺罔悖逆之罪至於此極實為國法之所不宥如當日鰲拜以開國元勲輔政犯罪三十條遂至不可保全年羹堯今日之功豈能及鰲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則甚於鰲拜朕展轉思維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烏盡弓藏之譏然使委曲寬宥則廢典常而虧國法將來何以示懲卿等合詞叅奏乃在廷公論而國家賞罰大事必諮詢內外大臣僉謀畫一可降諭旨詢問各

省將軍督撫提鎮各秉公心各抒已見平情酌議應否
作何處分即速具奏

二十日奉

上諭安民莫先於弭盜而為政必貴於實心從前兩江總
督查弼納條奏種種緝盜之法且欲於水次釘樁以為
周防極似實心料理者乃今自六月十七至七月十七
所報盜案竟有一百九件朕覽之不勝駭異豈因查弼
納實心料理反致如是之多乎可見伊從前所奏盡屬

虛偽欺飾耳查弼納身為總督統轄文武弭盜一事尤其專責今前後盜案纍纍伊所司果何事耶且此外以強報竊諱有為無者更不知凡幾茲特降諭旨與查弼納務必實心清致盜之源察窩盜之所竭誠料理使盜賊斂迹百姓安堵以副朕意若因有此嚴旨更復隱諱朦混使民害不得上聞兇惡肆行無忌必將查弼納治以重罪

又

諭欽差閱視河道內閣學士何國宗等運河關係重大言者皆似近理而議論多有不同今蔣廷錫條奏欵項爾等前往詳加閱看凡泉源湖身與各水源流地方形勢務須身到測看方得確準定議不可苟且草率意為揣度以致後日勢不可行河道總督凡黃河所經皆其管轄豈能處處親到即河屬官員偶有所見亦未敢輕易舉行爾等將儀器輿圖一併帶去再有算法館行走明白測量人員著何國宗指名舉奏二人帶去詳加測量

或蔣廷錫條奏欵項之外有關係運道應查看修理之處亦逐一審視會同該督撫詳議具奏務期一勞永逸爾等於八月二十日起身乘驛前去倘遇無驛遞之處爾等輕騎減從該撫照料前往總河齊蘇勒現在堵築黃河決口爾等此去先看漳河衛河後到濟寧則總河堤工事完便可會同閱看倘該督撫有緊要事務爾等或稍候數日或躬往就之勿致貽悞地方

二十一日吏部等衙門議覆條奏直隸州之州同州

判以舉人貢生補用奉

上諭國家立制用人自有一定之體斷無有委曲遷就以聽人之選擇去就者且定例必須公平始可永行無弊今疏稱願就州同州判者造冊報部願就二字甚屬非體又稱將不係直隸州之州同二十六缺州判三十二缺一併選用舉貢後又稱願就者多反致壅滯前後自相矛盾且事屬偏枯於情理未協著再議具奏

又山東巡撫陳世倌回奏不行保題密薦之員自行

認罪奉

上諭從前因陳世倌密摺奏稱現有直隸州缺臣前密薦之員不敢再行保題朕曾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今陳世倌奏稱臣前密薦官員理應遇缺即行題補乃並未題補罪實難辭等語此特避重就輕含糊覆奏也如此則各省督撫等密薦之員俱遇缺即行補授乎陳世倌回奏與朕所問迥不相符著再行明白回奏

二十二日奉

上諭今歲入夏以來雨水過多朕念黃淮伏秋兩汛必然水勢浩瀚甚以為憂所以從前批發嵇曾筠奏摺有無日不神馳淮黃兩岸之語今據田文鏡奏稱儀封縣南岸大寨蘭陽縣北岸板廠後兩處衝開決口各十餘丈此皆朕躬不德或用人行政有缺失之所致返躬惕厲夙夜不安其衝決隄工田文鏡可星速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督率各屬河員併力搶築務期永久堅固其一帶危險工程亦當增卑培薄預為之防至被災人民著速

委能員實心確查應賑恤者即動正項錢糧賑恤衝沒
田地詳細估勘應豁免者題請豁免朕從前曾命將河
屬官員分別議敘今儀封蘭陽兩處既被衝決例應叅
處但朕自念不德其疎防官吏止停其議敘不必叅處
并從寬免其賠修

又

諭禮部自古修己治人之道載在經書帝王御宇膺圖咸
資典學我

聖祖仁皇帝天亶聰明而好古敏求六十餘年孜孜不倦朕
幼承

庭訓時習簡編自即位以來更欲以研經味道之功為敷政
寧人之本顧以亮陰之際未舉經筵今八月二十三日
為釋服之期爾部可擇日舉行經筵典禮並詳查定例
以聞

二十三日禮部奏朝鮮國王遣使謝

恩恭進禮物照例收納奉

上諭據奏朝鮮國王因賜祭賜諡並封王恩典差陪臣赴闕奏謝貢獻方物具見悃忱朕垂念遠方時存軫恤彼國既有哀戚之事其因賜祭賜諡而來貢獻朕心甚為不忍著不必收納至封王所貢儀物依議行

二十六日奉

上諭今歲夏秋以來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小民謀生無術者有之朕心甚為憫惻晝夜靡寧茲秋成將屆憂念彌深該督撫可作速遴委能員實心詳察其有

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田地被淹不得收穫房廬倒塌不安厥居者即一面賑恤一面具奏務使窮幽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至所遣官吏或有草率將事及隱匿不聞甚至捏報賑給侵漁朦混使澤不下究者察出將該管官一併從重治罪斷不姑恕爾督撫等尤宜實心誠求竭力料理如恤子孫如辦家事勿視為具文以副朕宵旰憂勞之至意

又奉

上諭今年雨水過多人家屋漏牆垣倒塌貧乏兵丁不能
修葺朕深加憐念所宜特沛恩施務令咸得安居著發
戶部庫帑九萬兩賞與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之內
府佐領一萬兩裨貧乏兵丁修理房屋得有裨益明日
傳集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務府總
管等將作何賞給之處令伊等請旨具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今歲天津等處地方被水米價甚是騰貴去歲盛京

曾由海運糧十萬石著行文將軍綽奇府尹尹泰等將
伊等地方糧十萬石由海運至天津新倉俟到日交與
地方官收貯將盛京等處倉內收貯舊米每年糶賣易
進新米所出舊米若足十萬石即行運送倘不足十萬
石著酌量賤價買足十萬石之數運送今歲收成之處
尚未深知不可遽定若果豐收價賤即行買運若價值
騰貴有不便之處即令將軍綽奇等將不便之處奏明
再若有自海運糧之商人不必禁止聽其運至天津貿

易不許他往著給事中增壽前往再著都察院派漢御史一員將此交部轉行將軍綽奇等

又奉

上諭歸化城土默特地方年來五穀豐登米價甚賤查黃河自山西皇甫川界入口河之兩岸一屬山西一屬陝西應自歸化城購買米石從皇甫川界黃河運至內地到土爾胡處修建倉廩收貯其歸化城大清山黃河岸口亦建一倉買米存貯以便由皇甫川界運至土爾胡

處再修造船隻運至陝西潼關地方其修倉修船往來
挽運所費錢糧諒亦無多刑部員外郎覺羅明壽係朕
深知之人再著理藩院遴選謹慎篤實賢能司官一員
同伊馳驛速往會同山西巡撫伊都立歸化城都統丹
津等將查倉修船挽運水手及需用等項詳議具奏若
此事易辦則外而蒙古內而百姓大有裨益

又

諭直隸總督李維鈞今年六月以後雨水較多橋梁道路

多被淹沒京師為四方輻輳之地士民商賈往來雲集
今聞近京各處道途積潦行李維艱諸物騰貴朕心甚
為軫念爾可轉飭各地方官悉心籌畫其大路中積水
之處作何疏洩窪圯之處作何修墊通州一路可交與
副將賽都通水道高鑛古北口一路可交與總兵何祥
書及該管州縣官宣府一路可交與總兵許國桂及該
管州縣官至近京一帶可交與大興宛平良鄉涿州等
州縣俱速令其相度地勢設法修理使行旅之人通行

無阻不可借端差派以便民之政反致累民

二十九日山西巡撫伊都立奏塞思黑門下護衛烏雅圖毆打生員擬斬奉

上諭此事從前諾岷隱匿未曾奏聞經朕聞知降旨詢問諾岷始行題叅至太監李大成乃允禔家下為首緊要太監伊豈有不知此事之理諾岷訊審時以李大成患病不知此事竟為脫卸遽行發回諾岷係滿都護屬下滿都護允禔比鄰而居伊等原屬同黨似此互相瞻徇

強為掩飾置國典於何地耶諾岷大負朕恩伊都立到
彼理應詳究乃止據諾岷所審具奏疎忽殊甚此事仍
著伊都立將太監李大成提往晉省明白對質務將實
情審出具奏至於允禔自來舉動惡亂結納黨援妄行
鑽營不守本分且人品庸劣文才武畧一無可取兼之
居心妄自尊大伊本無足算數之人

聖祖皇考優封貝子毫不感恩戴德

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子已耳偶遇

勞瘁動稱若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安逸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所共知者及遭

皇考大事朕並未見允禔目中一滴淚下朕御極後允禔昂然恣肆抗違諭旨狂悖之形種種不一朕念若將允禔行止一經表著則國典難寬遂發往西寧居住伊又寄書允禔內稱事機已失追悔無及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妄亂行事朕特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並未迎接跪聽漫不經意安居卧室

毫無惶悚之容信口妄言有出家離世等狂悖之語且
伊從前詐取明珠家銀百萬餘兩將應賠錢糧抗不還
項攜帶數萬金前往西寧要買人心所以地方人等俱
有九王爺之稱伊不過一貝子耳何嘗一日得居王位
尚未及貝勒職分又安得漫稱為王無恥卑污之至情
甚可惡洵屬不識臣子大義悖亂之人允禔著革去貝
子撤其佐領屬下並行文陝西督撫嗣後仍有稱允禔
為九王爺者定行提拏從重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五

雍正三年八月

上諭二十一道

初一日

諭戶部侍郎蔣廷錫內務府總管來保今年六七月間京師雨水較多聞京城八倉內頗有積水支領甲米車輛來往甚艱其城外萬安倉附近城牆城上瀉水流下倉

內道路亦復泥濘如何令各倉積水通洩不致停滯低窪處作何修墊俾收放糧米之地高燥潔淨既便於車輻行走亦不致糧米狼籍又各倉廩底或應鋪墊石灰或應支架平板爾等到各倉詳悉查看具奏

初三日奉

上諭今年天津一帶雨水頗大著將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新蓋廩內其截留事宜照雍正元年舊例行
又

諭倉場侍郎今歲雨多道路泥濘民商客貨車輛難行其
五閘運河內載貨民船既無礙行運不必禁止

初五日奉

上諭年羹堯從前竊弄權柄擅作威福所有脅從諂附者
原不足深責今年羹堯之姦邪僭逆種種敗露朕已洞
悉屢頒諭旨深自引咎頻敕內外諸臣令各洗滌已往
戒警將來共期改過若仍黨惡不悛則斷不姑恕諭旨
甚明乃直隸總督李維鈞居心險譎竟敢陽順陰違如

保定府城內即現有年羹堯私置之家產藏留之財物
彼並不叅奏迨朕降旨令查尚具摺故作猶豫之狀希
圖延挨俾得隱匿此等情景必有緣由甚屬可惡著馬
爾賽蔡珽同往保定府詳細詢察若果得姦欺黨惡實
情即將李維鈞拏問請旨

初六日奉

上諭王頊齡係

聖祖仁皇帝擢用大臣宣力多年和平安靜簡任機務恪慎

自持朕即位以來特加恩眷伊去歲以年老乞休朕念
皇考時所遺大臣無幾每見伊等心甚愴然不忍遽允所請
降旨慰留欲待三年既滿之後始行予告繼聞伊患病
即遣醫診視賜藥調理望其漸次得痊不意竟至溘逝
豈朕體恤舊臣之意尚有未誠邪朕心甚為傷悼可加
曠典特贈少傅恩予賜卹加祭二次并輟朝一日官員
內有係伊門生者令其素服持喪其祭送之時各部院
漢官俱令前往以副朕惓惓老臣加恩者舊之至意

又刑部等衙門奏因姦致死人命之劉之用擬斬不知情之姦婦陳氏擬絞奉

上諭姦夫殺死親夫姦婦雖不知情而親夫之死實由其通姦之故擬以絞罪此律固不可改但陳氏一聞姦夫殺害本夫即行喊叫將姦夫劉之用指拏尚有不忍死其夫之心猶屬可憫若將此等婦人按律擬罪必致之死恐將來有犯此等事情之人畏法律之嚴反隱匿而不肯自行出首矣嗣後如有此等情事爾等仍照律定

擬加簽呈覽

初八日

諭內閣九卿等古有諱名之禮所以昭誠敬尊崇也朕臨御以來恐臣民過於拘謹屢降諭旨凡與御名聲音相同字樣不必迴避近見各省地名以音同而改易者頗多朕為天下主而四海臣民竭誠盡敬如此况

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正彝倫端風化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受師資之益而

直省郡邑之名有

聖諱字在內者今古相沿未改朕心深為不安爾等會議
凡直省地名有同

聖諱者或改讀某音或另易他字至於常用之際於此字
作何迴避一併詳議具奏

初十日奉

上諭楊宗仁敬慎持躬廉能供職効力年久懋著勤勞簡
任總督以來潔已奉公孤介端方始終一節忽聞溘逝

朕追念良臣深為悽惻難釋於懷應沛殊恩以示優眷
著於應得卹典外加贈少保加祭一次並給與拜他拉
布勒哈番楊宗仁櫬到之日該旗大臣預先奏聞

十一日奉

上諭滿洲兵丁於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向來未習水師
今欲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往駐
防操演似屬有益其應於何處駐劄設立幾營派兵若
干用船若干並如何製造船隻如何演習兵丁之處著

怡親王會同朱軾張廷玉蔣廷錫拉錫詳議具奏

十二日諸王大臣等奏請服制期滿舉行吉禮奉

上諭三年之內疊遭

皇考

皇妣大事朕追思永慕莫釋於懷今服制期滿大禮告成諸
王大臣等援引典例合詞陳奏朕念三年持服不過默
盡其心非敢自謂盡孝今雖勉從諸王大臣所請而孺
慕之誠終身不能忘也

十三日奉

上諭向來各部院動用錢糧俱係各衙門自行奏銷往往無從稽考朕辦事之初不得不加意經理是以設立會考府以司察核自雍正元年以來迄今將及三載辦過各部院奏銷錢糧事共五百五十件內駁回應改正者共九十六件似此則部院事件之不能無誤而會考府之有益於察核者可知矣又查會考府所駁九十六件之中戶部兵部只十數件惟工部則多至五十八件似

此則廉親王之居心又可知矣會考府本屬有益但恐設立日久多一衙門即多一事端且如廉親王之狡詐每預留餘地以待會考府之駁正使寬大之名歸之於已刻薄之名歸之於會考府伊生平用心之巧大率類此嗣後著將會考府停止凡爾部院堂司官各宜秉公抒誠以盡職業勿謂無人稽查遂爾草率朦混自干罪戾即如工部目前之錯誤若此將來豈可憑信俟一二年後將彼所辦事件彙集另派人考核年來辦理會考

府之王大臣及官員等甚屬盡心著議敘具奏

十四日

諭吏部都察院安民必先弭盜盜風不息皆由有司官諱盜不報之故不但江南地方盜賊素多近聞河南湖廣路上有過往官員被劫者州縣官賄賂事主通同隱匿司道既無覺察督撫亦受蒙蔽以致盜賊無忌貽害不小此必有平日窩藏之處不可不嚴行稽察朕思巡按御史久經裁汰自不可復今或於滿漢御史並部員內

揀選賢能官酌量於湖廣江南浙閩山東河南等省每
省或差二員或一員或兩省差一員兼理令其專司稽
察盜賊并巡查驛站烟墩倘有縱容盜賊隱諱不報者
許據實題叅一切地方事務差員不得干預若生事滋
擾必從重治罪爾等詳細酌議如有不可行之處亦即
據實具奏

十六日

諭倉場總督今年雨水過多米價騰貴可將廩內舊貯米

減色平糶并行文直隸總督凡近水州縣可通舟楫者俱令赴通州領運平糶便民

十八日奉

上諭今年夏秋直隸地方雨水過多恐秋禾歉收窮民乏食已降諭旨令該地方官詳查賑濟朕早夜思維深切軫念若於賑濟之外有城工應修理者修理數處俾窮民傭工藉以養贍更為有益著於六部中選擇司官六員編檢庶常內選擇四員御史內選擇二員中書內選

擇一員俱在漢官中擇其為人老實謹慎可用者帶來引見朕再指示修理城工地方令其前往再者連歲口外收成頗好朕曾降旨進口糶賣米糧不得禁止近聞各口官弁於米糧進口之時每借稽查為名多方勒索以致阻滯著兵部行文各口毋得仍蹈前轍使米糧不得通行

十九日奉

上諭前因今歲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恐小民被

澇受困特降諭旨令三省大吏委員詳察速行賑濟今據山東巡撫陳世倌奏報歷城聊城等州縣秋禾被淹農民失望已飭各地方官撫恤等語該撫務須督率有司加意經理毋使窮民失所

二十一日

孝恭仁皇后服制期滿黎明

上詣

奉先殿祭告行釋服禮祭畢回宮

上御乾清宮召諸王大臣入見潛然垂淚奉

上諭父母之恩鞠育顧復為人子者終身仰報不盡而朕
荷

皇考

皇妣教育之恩尤為至深至厚誠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也三年之中如祭祀朝會國家大禮不可曠缺朕不得
已勉從諸王大臣之請照例舉行不過於宮中持服以
默盡其心而究未能盡此心於萬一也日月易邁已屆

三載禮制有定而朕心無窮此一件素服朕衣之三年今日更換不勝悽愴之至朕之一念豈但三年固結於中即終身之久亦斷不能忘也朕非以此沽名亦並無一毫假飾即如當日庶親王值伊母妃之喪故為哀毀之狀將近百日尚須兩人扶掖而行及百日後身體如故形容亦未瘦減其從前假飾之時無識之人皆為其所愚惟

皇考聖明洞察其詐偽深責其不孝及

皇考大事而庶親王並無哀慟憔悴之容以

父母之喪而前後迴異若此可見假飾之事必至敗露不可以常行也朕若稍有假飾

皇考在天之靈亦必洞察之朕豈敢出此乎

二十二日奉

上諭嗣後直隸各省秋審情實緩決可矜人犯各該督撫仍照常具題外刑部進呈黃冊時著將情實緩決可矜三項分別彙歸各項仍照省分遠近為序從雲南省起

刊刻刷印進呈

二十六日奉

上諭前於天津蓋造倉廩原備截留漕米是以朕諭托時等將湖北湖南之米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托時因奏天津倉廩地勢卑濕廩底須鋪墊乾草以隔潮氣昨牛鈕奏稱墊草亦不免浥爛如此則截留漕米無益前所降諭旨截留之米可仍令抵通歸倉當時蓋造倉廩原係李維鈞及地方官員經手乃並不相度高燥之地

草率營建著托時前往天津會同莽鵠立柯喬年詳審地形或另擇高阜之處或將舊基培墊交與李維鈞親同當時經手之員賠補修造即著莽鵠立柯喬年監督工程至於直隸州縣倉穀李維鈞曾奏虧空無多今歲秋收即可全補無缺今蔡珽奏稱清苑倉穀並無顆粒清苑為保定附郭之縣倉穀尚虧空如此則他處可知李維鈞前此所奏不實著大學士會同刑部問明具奏又蔡珽奏稱目下省城米價騰貴今令臬司浦文焯携

帶腳價親至天津將截留漕米星速運三萬石以二萬石直至省城平糶以一萬石量留沿途被水之處以救眉急等語畿輔之地百姓艱食朕心深為軫念著托時到天津將漕米撥三萬石交與浦文焯作速運去今歲近京一帶雨水較多恐此米尚不敷用再令陳守創將通倉變色米六成以上者撥十萬石交與余甸蔡起俊動用腳價運至天津或平糶或賑濟應運何處聽蔡珽調度余甸蔡起俊悉聽蔡珽指揮協助賑恤朕念直隸

地方低窪之處衆水積而不洩以致但有水之害而無水之利疏濬之道不可不講已諭朱軾張燦經理此事聞陝西潼商道王全臣在陝挑濬秦渠熟習水利其在軍前歷年亦著勞績而年羹堯綽奇屢次叅奏若非朕保全之伊早罹重罪矣可著王全臣來京其潼商道員缺著松茂道孟以恂調補凡王全臣軍前之事俱交與孟以恂料理王全臣即著來京不必俟孟以恂交代清楚朕另降旨與孟以恂其松茂道員缺著岳鍾琪揀選

題補

二十八日奉

上諭和碩怡親王多羅果郡王實心為國凡朕所交之事
盡心竭力辦理操守亦甚清廉隨朕行走之處甚多所
費甚繁著加怡親王俸銀一萬兩多羅果郡王著照親
王給與俸銀俸米護衛著照親王府員額著順承郡王
班居果郡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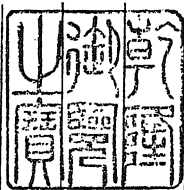
又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廣寧門外大路甚屬低窪大雨時行
則積水處車輛行李往來甚難著支戶部庫銀修理石
路

二十九日

諭吏部兵部朕在圓明園與在宮中無異凡應辦之事俱
照常辦理若因朕在圓明園爾等將應奏之事少有遲
悞斷乎不可若無應奏之事爾等照常衙門辦事不
必到此至理事之日或爾等有應奏之事春末至秋初

可趁早涼於曉鐘時起身來秋末至春初天時寒冷於
日出之前起身來不但爾等不受寒暑即跟隨人夫亦
不至勞苦可傳知各衙門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六

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_臣李綬

編修_臣袁謙勛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_臣張培

謄錄監生_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六

雍正三年九月

上諭十五道

初三日

諭大學士等前因天津倉廩潮濕不能收貯米石故停止
截留今據蔡珽奏稱天津倉廩雖不能貯米可分發各
州縣存貯以備賑濟請仍截留二十萬石等語戶部作

速派賢能滿漢司官各一員前往天津會同倉場總督
托時將河南小米截留二十萬石一面行文蔡珽令其
酌量應貯米之州縣撥派官員於天津地方領運收貯
備賑前李維鈞奏請賑濟一月朕思賑濟原不可拘定
日期昨降旨修理城工春暖之時小民可藉以餬口但
恐三冬未能接濟可行文蔡珽再賑濟三個月務令小
民得所現今遣增壽等前往奉天採買米石運至天津
可即行文伊等於米石之外採買高粱或十萬石或七

八萬石一併運至天津於賑濟大有裨益爾等即遵諭行

又

諭戶部朕體恤臣工時深軫念每思經理區畫以贍其俯仰之資查舊例在京大小漢官每年俸米俱支給十二石蓋因向日漢官攜帶家口者少食指無多故給米十二石即可粗足今見漢官帶家口者多若俸米仍照舊數則日用或有不敷居官者難免內顧之慮嗣後在京

大小漢官著按俸銀數目給與俸米俾祿稱所頒足供
養贍以示朕加惠羣臣之至意

初八日順天府尹張令璜奏

藉田豐產瑞穀請撰文立碑奉

上諭據奏藉田豐產瑞穀順天紳衿耆庶籲請撰文立碑
以昭盛德以示來茲等語藉田嘉穀雖有九穗之瑞但
今歲畿輔地方被水小民乏食朕方修省之不暇所請
撰文立碑勒石不必行

十三日宗人府議敘管理會考府之王大臣等奉

上諭從前以怡親王總理事務懋著勤勞晉封伊子王爵王猶再三懇辭未受所議賞賜金銀亦可不必至王忠誠効力之處朕自深悉之也

又戶部議駁京口將軍董吉納請給兵丁折色米銀奉

上諭依議將軍之職必須賞罰公明不以私恩小惠邀取名譽方能約束兵丁使人心畏服董吉納到任未久諸

事尚未明晰乃不思整飭訓導之方以敦大體但以兩月兵米折色遵行年久之事具疏奏請以冀取悅於衆兵其居心行事甚屬卑鄙董吉納著交該部嚴察議奏十五日奉

上諭前年羹堯查拏陝西郃陽縣私鹽用兵一案初據年羹堯奏稱並未傷損一人及朕留心訪察知有傷損居民之事續據黃焜寄與范時捷稟帖亦止稱傷損十數人朕軫念黎元惟恐官吏蒙蔽使民困不能盡達用是

再加訪問知所傷之人甚多因特遣奏事石麟前往平陽府傳諭審事侍郎史貽直高其佩令其用心查訪作何設法開導務使小民無所瞻顧具呈控告勿似黃焜從前用威恐嚇使小民不敢申訴實情今據史貽直高其佩奏稱遵旨用心查訪親身至彼曉諭開導查出實在因年羹堯用兵致死無辜之男婦老幼共七百八十六名口連前報出之十九名共傷損人民八百零五名口俱取有鄉保甘結該縣冊結鑿鑿可據又奏稱年羹

堯因查拏鹽梟曹猪頭而該縣將良善之馮猪頭頂名
解送年羹堯並不覆審即將馮猪頭正法等語朕聞之
驚駭戰慄不勝愧憾之至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惟恐一
夫不獲其所宵衣旰食時厯於懷乃年羹堯負朕委任
之恩逞其兇殘之性草菅民命毒害無辜以致多人受
其慘酷皆由朕任用匪人之故深自愧憾實無以謝邨
陽之紳衿黎庶邨陽地方既被騷擾著該督撫等加意
撫綏其被害之家雖經欽差官員賞給銀兩著該督撫

等再行優恤雍正四年邵陽縣應徵錢糧盡予豁免該督撫等可通行曉諭合邑紳衿黎庶伊等遭年羹堯之殘害幸朕留心察訪研究實情使伊等沉寃得伸今特沛恩膏以示軫恤務令僻壤荒村咸知朕意

十九日勾決四川廣東福建三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人命至重按罪務使情法得中嚴固不可寬亦不可須平心研究求罪犯可生之路至於萬無可生然後勾決則國法所不容亦其自取耳從來法寬則愚

民易犯非刑期無刑之意爾等識之

二十二日勾決浙江陝西二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凡事皆要持平一有所偏則輕重顛倒為累
非淺况用刑豈可或偏乎爾等稱朕寬大詳審朕看來
詳審尤為緊要蓋能詳審而得其平則所施一當於理
并無寬大之足名矣此即用中之道也且偶然錯誤人
所時有語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朕謂偶不及檢致有
過失雖聖賢亦不能無况有有形之過有無形之過有

形之過易覺而無形之過難知苟非詳審省察將遂聽其錯誤而莫之知耶是人能自見其過則過可無如自謂無過則過必多即如爾等歸美朕躬朕不敢自謂已能也全賴爾等匡弼設使朕有過失爾等果能直陳無隱朕且欣然納受雖詞色之間必無幾微相拒之處爾等不可不知也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體恤臣工凡官員辦事著有勞績者無論大小俱

勅部議敘其有過悞致干吏議者亦照例處分夫一人之身有功有過一官之級有降有加舊例官員降級留任停其陞轉必三年無過方准開復降級後雖有恩詔加級不准抵銷殊非以功補過開人自新之義嗣後降級留任官員遇有恩詔及議敘加級者俱准以加一級抵銷降一級庶使人皆奮勵勉圖後效亦鼓舞吏治之一道也至於降級後捐納加級者不得抵銷前案

又奉

上諭古者視歲之上中為儲蓄之節蓋官民經畫久遠不為一時苟且之計積之於豐年用之於歉歲所謂有備無患法良而意美也朕自臨御以來宵旰勤求無刻不以民依為念乃重農積粟之詔屢下而閭閻卒少蓋藏官倉亦多虧缺即如直隸保定等府去歲頗稱有秋今春二麥亦熟乃以夏秋雨水過多田禾被澇而民間遂有饑色幾至流離若非多方賑恤窮民必至失所此皆草野無知食不以時用不以禮但快目前之有餘罔計

異日之不足一遭旱澇追悔無從至於常平通倉原為
備荒而設乃有司奉行不力多至缺額罪何可逭茲據
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河南山西陝西廣東廣西雲
南貴州等省督撫報稱今歲秋成八九十分不等朕覽
奏不勝慰悅又重為吾民計及長久宜乘此時講求儲
蓄之道以備將來該督撫等可轉飭有司遍行曉諭務
須撙節愛惜各留餘地預為他時緩急之需社倉之法
亦宜趁此豐年努力行之勿但視為虛文故事朕為吾

民籌畫養贍之道惓惓於懷無時或釋而吾民自謀其身家若但苟且因循不復長顧遠慮則重負朕軫念元元之意矣至於州縣倉儲向有虧缺者若不趁此豐收之時速行買補將來發覺斷不姑貸慎之慎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前曾降諭旨凡來奏事之大臣官員等不必太早今見大臣等務皆早到如在南城居住人員必得五鼓即行前來其年老有疾之人遇寒冷時必重受其累爾

等効力惟在實心辦事似此奔走並無關係若侍衛及
職司看守人等則不得不然蓋以伊等之專職也爾等
若不盡心於職務雖經年如此奔走何益之有徒自取
其勞耳此皆朕躬所經歷者是以知之甚悉嗣後爾等
咸遵朕旨而行不可違背雖稍遲誤或一二人不到亦
無妨礙並不致有誤事之處也

又勾決江南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朕覽江南秋審情實人犯招冊內蘇四拷斃

朱天一案情有可疑因將刑部原本取進細閱本內
奏稱常熟縣陳三家被竊呈報該巡檢司鈕琳當即緝
獲丁大到官供出贓物在朱天一家弓兵蘇四等起贓
不獲拷斃朱天一等語巡檢鈕琳並不審訊寄贓緣由
又不喚朱天一到案查取確供遽行出票差役起贓致
蘇四等將朱天一私拷斃命此情之可疑者一也又丁
大既係竊賊則不應聽其取保候訊旋報病故此情之
可疑者二也看此朱天一並無窩贓情由即丁大果否

行竊亦無的據巡檢鈕琳不無誣良致死卸罪於蘇四情弊著行令該撫遴委賢員再行詳審具奏

又御史殷式訓條奏京城內外刨挖街道請令回空煤車帶土出城奉

上諭御史條奏道路甚高相應刨挖將刨挖之土止住空車令裝半車出城不費錢糧等語朕思攔止空車載土則趕車之人必怨怨則進城之車必少進城之車少則物價必貴與生民無益爾等將此詳議具奏現今京城

周圍禁止成造土坯此等刨挖之土若有人情願取去成造土坯者許其取去或有填墊院基溝渠需土亦聽其取用其餘剩者仍動用正項錢糧搬運不得為節省錢糧以致勞衆

二十七日奉

上諭大學士王頊齡耆舊大臣患病溘逝深為軫惻已優加恩卹用示眷懷今覽王圖炳等陳奏於十月初三日扶送父櫬回籍著沿途文武大小官弁在二十里以內

者俱至觀前弔奠并差人護送毋令回空漕船阻其行
路務俾長途安穩早抵故里以副朕惓惓篤厚之意

三十日奉

上諭允禩之親舅舅噶達渾原係辛者庫微末官奴在

皇考時並未施恩放出內府佐領至於旗下又無論矣朕即
位將伊舅族俱放出旗下恩賞世襲佐領允禩即此恩
典理應盡心竭力以圖報効方無負伊之母妃乃一
無感戴朕恩之言今又公然在內府佐領人等前沽名

邀譽不忠不孝詭譎之至伊舅族人等朕已施恩不便
掣回辛者庫將此佐領裁革交與允禩令其養贍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七

雍正三年十月

上諭十七道

初三日勾決河南山東二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法律關係重大必至公至當俾用法者之心
與死者之心皆幾微無憾方為明允若輕重之間少有
未協朕必再四詳酌爾大臣等各據所見直陳無隱

初四日禮部題請慶賀

萬壽奉

上諭曰

皇考

皇妣服制雖滿而三週祀典未行朕之壽日著停止行禮筵宴

初五日奉

上諭四川提督周瑛從前領兵進藏時正值天氣寒冷又

當匆遽之際弁兵甚屬勤勞朕心深為軫念周瑛回至四川之日著巡撫王景灝動支司庫銀一萬兩交與周瑛將隨往進藏及察木多効力之弁兵等按其勞績分別等次遍行賞賚俾遠征奮力之人得沾恩賜

又奉

上諭劉以堂頂冒趙勲之名充作假官顯屬年羹堯通同作弊明知故為之事朕令其明白回奏並不據實陳首復立意欺罔佯為不知巧飾具奏從前年羹堯向朕奏

稱皇上如天臣從無一字一言敢欺皇上若欺皇上即如欺天等語今欺朕至此獨不思天道之報施不爽乎朕已遣人將年羹堯提拏來京俟其到日嚴究質審具奏

又奉

上諭外省官員督叅撫審撫叅督審雖係向來定例但朕思督撫果係同城地方相近則舊例甚屬合理若相隔遼遠該犯與干連人等不無往返拖累且案件亦易至

耽延即如山東河南山西俱無總督但有巡撫凡題叅事件舊例亦仍交巡撫查審嗣後督撫糾叅事件應如何得就近審理使案件易於歸結情罪皆得公平著九卿議奏

又奉

上諭今日兵部奏請議叙臺灣兵弁內有武舉數人俟其再立功之日一併議叙朕謂兵部曰此等處自必舊有此例爾等引據奏聞但即此可見爾等不能視國事如

家事昔日三逆未平用此例以鼓舞將士今西陲察木
多等處有未完案件則亦當待其事畢後一併議叙至
於臺灣久經克復承平無事欲令福建武舉下次立功
再與議叙不知欲令於何處立功耶視國事如家事者
必不出此所以凡事不可拘泥舊例當識經權常變耳

又

諭果郡王允禮順承郡王錫保八旗漢軍內有平居孝友
守分讀書之人考試既不獲中式而捐納又無貲力者

爾二人查明分別挑選其上三旗包衣齊固佐領下人
令內務府總管保奏其王等包衣齊固佐領下人令各
該王保舉如此則人不致於壅滯而亦可得才能之人
矣

初七日勾決山西省情實人犯

諭大學士等用刑貴於平恕惟平惟恕斯寬非濫而嚴非
枉但平恕二字必詳慎精密得其至情方能無誤若只
照舊例斷決則一巡撫衙門老吏能之何待朕與爾等

大臣悉心商酌爾等須竭力贊襄有言必盡毋畏毋隱
初八日奉

上諭鬪毆殺人本應抵償其奏准存留養親追給埋葬銀兩乃法外之仁但既免其抵償則埋葬銀兩自應照數追給以恤死者之家若止存給付之名而無收受之實是不但於情理未協而於法律亦未為允當嗣後一應追給埋葬銀兩之案務必交與該地方官實在照數追出給付死者之家然後將該犯釋放報部存案若不行

照數給付者必將該犯仍行監追倘並未追給而捏稱
給付即將該犯釋放者告發之日著將該管地方官一
併從重議處爾部詳察定例議奏

又西洋教化王伯納弟多遣使入

覲並進方物奉

上諭覽王奏並進方物具見惻誠我

聖祖仁皇帝怙冒萬方無遠弗屆

龍馭升遐中外臣民悲思永慕朕纘承大統勉思紹述

前徽教化王地處極遠特遣使臣賁章陳奏感

先帝之垂恩祝朕躬之衍慶周詳懇至詞意虔恭披閱之餘
朕心嘉慰使臣遠來朕已加禮優待至於西洋寓居中
國之人朕以萬物一體為懷時時教以謹飭安靜果能
慎守法度行止無愆朕自推恩撫恤茲因使臣歸國特
頒斯勅並錫緡緡錦緡大緡六十疋次緡四十疋王其
領受悉朕惓惓之意

初九日奉

上諭滿保向來居官雖無廉介之稱然才幹優長盡心辦事整飭營伍經理海疆實為稱職昔年臺灣一事雖不能消弭於未然而能於七日之內即行克復功過足以相抵朕即位以來時加教誨滿保亦知奮勵矢志廉潔及至抱病沉篤之際尚能留心地方將黃國材留閩以待新任巡撫並將總督印務交與將軍宜兆熊此等料理之處俱屬得體今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大凡督撫離任封疆重務必須接受分明

如廣東巡撫楊文乾聞訃即便起程將巡撫印務交與總督孔毓珣孔毓珣交與李扶李扶復送還孔毓珣彼此互相推諉殊非體統嗣後督撫丁憂者不得遽行送印其任內文卷擇司道一人代行聽候諭旨方行離任庶不致貽誤公事

十三日

諭步軍統領阿齊圖新修九門石路或有被重車所壓以致塌陷者著即行修理嗣後日久再有塌陷處爾等從

工部支領錢糧修理

二十三日奉

上諭欒廷芳原係阿靈阿家人倚恃阿靈阿勢力官至知府在大同任時甚屬貪婪前任巡撫瞻徇情面將百萬錢糧交伊辦理以致虧空侵蝕甚多諾岷察審時並未聲明原由俱為伊掩飾開脫且欒廷芳餽送允禩之處諾岷俱曾查出奏聞至於餽送阿靈阿數十萬兩之處並未陳奏顯係諾岷袒護伊黨為阿靈阿隱匿耳年羹

堯從前曾奏朕云欒廷芳完結虧欠銀兩情願前往陝西効力交銀十萬兩等語伊虧空侵蝕銀兩並不完補乃於各處鑽刺營求甚屬可惡著交與新任巡撫布蘭泰將原由查明嚴審具奏

又

諭刑部凡強盜在監病故者將管獄官俱行議處但管獄官將強盜疎縱越獄誠應議處若監禁病故者又將管獄官議處殊覺屈抑嗣後監斃盜犯未經取供其案未

曾審明者將管獄官照例議處若已經取供審明後並無別故在監病故者管獄官似可免其議處爾部會同九卿詳明分別妥議具奏

又甘肅巡撫石文焯題叅徇庇虧空之臨鞏布政使彭振翼等奉

上諭朕從前曾降旨令石文焯將年羹堯保用之員詳加稽察其不堪者著即題叅毋得徇庇今石文焯或因彭振翼係年羹堯保過大員查出果有應叅之處是以叅

奏或將不應題叅事件叅劾塞責亦未可定倘交與岳鍾琪審理恐其疑難此事既係石文焯所叅著將彭振翼馬德仁王三捷革職即交與石文焯審明具奏餘著該部嚴察議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五城煮賑舊例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每城每日發米二石柴薪銀一兩今歲直隸各州縣截留漕米二十三萬石仍復運送通倉米十萬石令

散賑平糶但恐各處來京就食之民尚多每城日給米二石或不敷用著每日各增米二石柴薪銀亦倍之各該巡城御史親率司坊官散給都察院堂官不時稽查務使窮民得霑實惠以副朕愛養軫恤之至意

二十九日奉

上諭王景灝從前依附年羹堯相助為惡凡年羹堯種種貪暴劣蹟王景灝事事阿附朕知之甚悉以年羹堯之勢力王景灝不能抗拒固屬不職然當此之際亦有出

於不得已之處朕念王景灝年力方壯才亦可用姑從寬免其解任予以自新將年羹堯任內凡係王景灝經手之項著伊逐一據實開明造冊移送陝西督撫以憑確核毋得絲毫朦混隱漏伊若能痛懲前非洗心改過朕自照舊任用倘不知感朕保全曲宥之恩仍復瞻徇私黨不實心為國出力必嚴加治罪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三十七